



李鸿章和卑斯曼。

必同归于尽。欲全东南以保宗社，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，以定各国之心，仍不肯甘四旨，各督抚联络一气，以保疆土。乞裁示，速定办法。”这被认为是“东南互保”的开端。

李鸿章收此电后立即转发给两江总督刘坤一，并回复盛宣怀：“廿五矫诏，粤断不奉。”他声称朝廷之前的命令是“矫诏”，以此为自己避免“公然抗旨”之名。有了官员中地位最高的李鸿章的表态，东南各省的封疆大吏都按兵不动。

列强兵临北京城下时，朝廷急忙恢复李鸿章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，并委派他为全权代表与各国和谈。受命和谈后，李鸿章并未直接北上，而是在上海逗留了许久。他自然不能贸然前往，因为朝廷内有不少认为他是汉奸，欲将他除之后快的人；同时，列强尽管有不少人敬重他在外交中的地位，但也不是人人都买他的账。

1900年10月，李鸿章抵达北京开始与列强和谈时，住所之外仍需靠俄国军队保护。清政府派出的另一位谈判全权代表是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、庆亲王奕劻。和谈从庚子年谈到辛丑年，两人在万般屈辱中与十一国外交使节斡旋了几乎一年。

1901年9月7日，各方要在《辛丑条约》的最终文本上签字。清政府的两名全权代表李鸿章和奕劻各自签上了自己的花押。

奕劻，一个庸碌无为的政治投机分子，彼时已经63岁，也

完全算不得是“年轻”；后来，他继续身居总管清政府对外事务的要职，在辛亥革命时力荐袁世凯复出，后来主张清帝退位，算是为中国的封建王朝盖上了最后几铲黄土。

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，真实的个人很难撼动大势。李鸿章其实对此有清醒的认识。北上议和，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动身之前，他对朋友说：“我已垂老，尚能活几年。总之，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。钟不鸣了，和尚亦死了。”言罢，涕泪长流。

永远失意的政治家

议定《辛丑条约》，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心血。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：“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，每有一次构衅，必多一次吃亏。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，创深痛剧，薄海惊心。今议和已成，大局少定，仍望朝廷坚持定见，外修和好，内图富强，或可渐有转机。”然而，清政府已经“吃亏”太甚，让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，无法再有他希望的转机。

签约两个月后，李鸿章病危。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俄国公使还在他的屋内逼迫他将东三省的路矿权益转交给俄国。当初为之全力争取的“中俄联盟”梦想的破灭，这无疑给了他

2020年4月15日，安徽合肥，李鸿章故居。



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，李鸿章是中国最懂外交、最有世界意识的优秀政治家，但从《马关条约》到《辛丑条约》，他永远是一个失败者、失意者，甚至被认为是千古罪人。

